

乘成昆线行驶在川西高原,一路悬崖绝壁、桥梁隧道,车窗忽明忽暗,仿佛穿梭在时空隧道中。这条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路,曾轰动一时。它与美国阿波罗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模型一起,被联合国誉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它成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项骄人工程,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凿空汉使惊邛杖,已信西南道可通。”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就是不断开通新路的历史。世代居住在这片亚洲大陆上的中国人,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矢志不渝地开掘着新路,梦想能走得更遥远。然而,这种开辟新路的步伐,却在近代放慢了脚步,甚至停顿下来……

一路上思绪随崇山峻岭辽远,一声汽笛,甘洛到了。安详静卧于群山之中的甘洛,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北大门。在这片满目苍翠的大山中,彝族人怡然自得地生活着。彝族生动的形象,儿时便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母亲任教的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在北京上演了一部大型歌舞剧《凉山巨变》,从排练到演出,我观看过多次。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民族文学》杂志,我有幸成为了这本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的参与者,自此开启了36年之久的少数民族文学生涯。彝族文学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编辑工作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彝族作家来稿,结识了许多优秀彝族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我走进了他们丰富

的内心世界,了解了这个古老民族悲壮的历史,进而明白了,在他们刚毅硬朗的体魄容貌中,流淌传承着古老神性的血液,漫长的山地生存历史,造就了彝族令人生畏的勇武性格。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鲜明地保留着与众不同的对自然、生命、爱情、信仰的独特理念。“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我痛苦的名字/我美丽的名字……”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以铿锵淳朴的诗句,为自己的祖先勾画了一幅《自画像》。

沿清溪茶马古道而行,脚下落寞的故道,像是没有脉搏的血管,孤寂地痕迹在群山中。踏着沧桑的石块,心中却在想象着它当年的繁华。而此时,只有石块上踏出的蹄印还保存着当年的记忆。在参差凌乱的蹄印中,有几个较深的蹄窝里,竟浅浅地蓄着露水,仿佛睁大的眼睛,斜睨着过往的人们。望着它们,我仿佛在那浅水中,看到了络绎商旅远去的背影,听见了

## 凿空大道

□尹汉胤(满族)

渐渐远去的马蹄声。然而寻声远望,空寂的山谷中,只有潺潺的河水在默默地流淌。低头再望一眼那些马蹄印,竟幻化为一串迷人的删节号,断断续续牵系着人们不绝的思绪。一个马背民族曾经的辉煌,就这样深刻地印在大地上。此刻,山谷中飘起了丝丝雨滴,是在为荒弃的古道哀婉,还是在追忆逝去的繁华?其实,这个古老民族,已经与这大凉山拥有了不离不弃的新希望,拥有了民族复兴的新路径。

“我的部族就生活在海拔近3000米的群山之中,群山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那里要看一个遥远的地方,你必须找一个支撑点,那个支撑点必然是群山。因为,当你遥望远方的时候,除了有一两只雄鹰偶然出现之外,剩下的就是绵延不断的群山。群山是一个永远的背景。在那样一个群山护卫的山地中,如果你看久了群山,会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双眼会不知不觉地含满了泪水。这就是彝族人生活的地方……”(吉狄马加)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大凉山,孕育了这个山地民族辉煌的历史,如今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又为其支撑起一条条天路,护佑其走向新的辉煌。

激流于群山的滚滚大渡河,在瀑布沟被拦腰截断。一座厚重的大坝将大渡河水抬高为一湾高峡静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江河曾是人类迁徙、运输的重要通道。而今天,人类却将其束缚起来,改变了河水的形态,将其蕴藏的巨大动力,化为清洁的电能,推动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

站在宏伟的瀑布沟电站大坝放眼望去,目下蜿蜒的大渡河,好似一条轻柔的飘带,随风飘动在峡谷中。两岸怪石嶙峋的崖壁,狰狞地对峙着。忽见一列火车若隐若现地穿行于绝壁驶来。只有置身其外,才能如此震撼地领略到成昆铁路奇绝壮美的风姿。为修建这条西南大动脉,30万铁道兵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用简陋的工具奋战在如此复杂险恶的地质结构中,不可思地修筑出了如诗如画般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建成通车已47年,时至今日成昆铁路建设者所创造的奇迹和不朽精神,依然深刻地感召着我们。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立刻沸腾起来,仅仅30多年时间,神州大地血脉偾张

般奔流起了八纵八横的铁路大动脉,中国再次充溢起了青春活力,风驰电掣的列车彻底改变着中国的交通历史。

为体验蜀道之难,我从大渡河畔,沿陡峭的山路攀援而上。一条崎岖山路,曲折延伸向高处,有的路段坡度竟有60度。须俯下身子,选择好落脚点扶地攀爬。汗水淋漓地爬上一道坡,见一位妇女正在陡坡上栽种红薯秧。她身后就是百多米的悬崖,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然而,那妇女却如履平地般往来于坡地上,见我们望着她,她向我们笑一笑,生于斯长于斯,大山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世界。

登上山间一个小村,双脚终于可以平放在地上了。一个健壮的彝族汉子,在整理着土地,原来这里脚下每一寸平地,都是他们日积月累修整出来的。站在这块平地上向上去,只见几间房舍散落在山间,每家门前只有一小块平地,饲养的鸡和猪,任其觅食于山间。我观察着这位彝家汉子的双脚,只见他的脚宽大而结实,脚指有如鹰爪般紧抓在地面上。长期生活在山地,使他们的双脚适应了大山。

还以为这辈子是山上最高的村庄了。



2015年的夏天,我和阿海前往家里的夏牧场西峰,说好是去那座山峰煨桑。这座山峰由三个山头组成,阿海给它起名“古尔本陀罗海”,即三峰山之意。

早晨我们坐朋友简单的车出发,途中遇见了不少牧民亲戚和朋友,他们放牧着羊群或牦牛群。在走了一半路程的地方,阿海和简单遇见了熟人,下车聊了起来。我向四处望去,山丘缓慢起伏,我们的夏牧场看起来很近。路边飞舞着小鸟还有蝴蝶,一坛水洼地就在眼前,水洼上开满了金黄色小花朵,在毫无顾忌蔓延开来的绿色中跳了出来,就像是传说中的金色小池塘。

来到西峰雪山脚下的牧场,看见了三峰山。这儿海拔近3000米,山峰应该达到了3500米左右。仰望着山峰,想着明天的登山,祈祷不要下雨,下雨的话就会是雨夹雪,登山煨桑是不可能的。看着家里的牦牛群,今年的牛犊憨态可掬,有一只牛犊的眼睛就如爱美女子化了烟熏妆一样美艳。

太阳落山,天空变得灰暗,要下雨了。果然,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慢慢开始飘起了雪花,雨夹雪,看来明天祭祀山神的仪式也许无法实现了,不过我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

风雪中,天空变成了铁青色,从板房的小窗户隐约可见金黄色的哈日戛纳花垂下的花瓣。大姐才岑卓玛进进出出忙着,她突然喊我们快看,我们跑向小窗户,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她说看见了一只动物,也许是狍鹿……我们在板房里开始吃晚餐,喝了大姐做的牦牛酸奶,像果冻般凝结在一起的牦牛酸奶珍贵而甜蜜,传说中的琼浆也不过如此。

凌晨4点多,大姐起床,牛倌也一起去看牛,大姐挤奶,此时雨依然在下,我蜷缩在床上,盖着棉被,半睡半醒。心中满是对大姐的担忧及敬佩,她承担起了游牧生活的这份艰

## “唉,你怎么来这种地方啊……”

□斡亦喇惕·阿努达喇(蒙古族)

难。之前,阿爸一直在张罗着卖掉牦牛,这样大姐就不用再在山上放牧了,听说姐姐拒绝了。她说还要再放一年。

第二天,天依然未能完全放晴,登山煨桑的愿望未能实现。我们只能返回了,因为开学在即,火车票已买。

大姐指着远处的山头说,你们看那儿有一只哈吉尔秃鹫,它在那儿已经有一阵了。我看着前方山头上的那只秃鹫,用相机留下了它的身影,孤傲沉思的样子……

大姐还说,山中灌木丛中有只鹿,已产仔,特别可爱。有一天,她在灌木丛中走着,突然遇见了几只小鹿,双方都惊,小鹿落荒而逃。

夏营地中除了灌木、松林以外,还有哈日戛纳蘑菇和地卷皮之类的菌类长在草场周围的水洼地里。这种菌类,在羌熬尔语中称为“腾格里夏日”,意为“天之结晶”,好美的名字。有这种菌类的水洼地里有不少青蛙在游来游去,还有银白色或红褐色的珠芽蓼……

收拾好行装,需要牛倌送我们一程,因为下雨,有些路已经断了。路不太好走,只能在牛倌的带领下,走到可以通车的地方,再让朋友来接,告别大姐,踏上返回小镇的路。雨停了,草地上满是雨水。山坡被雨水刷洗过后,草儿花儿们散发着脱离了尘世的洁净和优雅气息。牛群、羊群宛如在仙境一般,

一向才知,山顶上还有好几个村子。举头向山上望去,只见山巅缭绕着迷人的雾气,那雾气就像是大山呼出的气息,一团一团飘忽游动在山间,仿佛这整座山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在悠闲地吐纳着天地。仰望着充满诱惑力的山巅,两条腿却没勇气再爬了。我问那彝族汉子这村子叫什么名字。他回答“童子林”。听到这个名字,不禁使我从心里敬佩这些生活于大山的人们。世代栖身于亘古不变的苍茫大山,却将自己的村子誉为“童子林”。多么令人心怀憧憬的名字啊。一代又一代固守在这大山中,满目苍翠伴随着他们出生、长大、老去,童子之心是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的生命信念。

凿空大道,通达四方,从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人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正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中通过铁路、公路、海路与世界各国以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新理念、新关系连接起来,实现着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再次走进大渡河谷,耳畔震耳欲聋的水声由远而近,转过一道山,只见洁白水雾弥漫了天际,仿佛一道巨大的水幕矗立在眼前。原本平静无波的大渡河,此刻正在在巨大水流的倾泻中咆哮奔涌起来。一问才知,是瀑布沟水电站在开闸下泄水位,以腾出库容迎接即将来临的汛期。

置身在这浩大的水幕前,我忽然觉得面前升腾咆哮的水雾,就像是一幅展开的画布,中华各族儿女正在上面描绘着最新最美的图画。

## 汪都舞

雉翎拂动白云,项圈旋转日晕。

红头巾映红了蓝天,汪都咚咚,震撼着深山野谷。

刚健的哥贵舞出瑶山的雄风,婀娜的莎妹舞动绵长的流水。

南山的桐木,敲出一千多年的荒蛮,跋涉,迁移,筚路蓝缕,血泪和流,悲喜交织;敲出荒火中的梦,敲亮木屋下缠绵的歌声。

夜的胎宫躁动不安。

锣鼓的旋涡,旋醉了一座自由奔放的瑶山。

生命之舞。

激情之舞。

如火如荼的鼓声。

如梦如幻的舞影。

瑶山,在这一刻向世界打开了她的美丽、深邃和缤纷。

## 壮乡闹年锣

一阵铜锣,敲响十里壮垌。

山鸣谷应。

锵一碰一锵一碰……

敲落旧年衣裳,敲落满天的星斗。

一个队列,又一个队列。一只又一只铜锣,一面又一面铙钹,锣对锣,钹对钹,钹至森严。

古铜色的锣,映照古铜色的脸。锣声共振,此伏彼起。锣声击退寒流,心底泛起春的涟漪。

锣声中,残夜碎片纷飞。

春光驾锣声翩翩而至,走向渐渐汹涌的光之潮汐。

## 戈 帮

“戈帮”是粤西北排瑶一种用竹筒做的“噼啪筒”,在筒中装进纸屑做的弹丸,在排瑶玩玻节这天,瑶家哥贵在山坡追着心仪的莎妹射击。

霞光,林荫,晨风。莎妹的深瞳。

爱的戈帮,心的子弹,它要瞄准谁?

花的溪流,歌的梦影,爱的脉搏,火炽的情怀。

在这个快乐之坡、幸福之坡、浪漫之坡,一次又一次被霞光抚摸,被山风鼓荡。

举起来了,戈帮。

射出去了,哥贵的心。

## 民族花环

□唐德亮(瑶族)

一颗心将另一颗心击中。

被击中的心,飞出一串缠绵的歌,催开了一地野花。

爱,从一支戈帮开始远游。

## 优嗨歌

山峦般起伏,粗犷。呼唤遥远而亲切的气息。呼唤爱,呼唤生命与激情的相遇。

稻谷的芳醇,木叶的清香,月亮的温婉,篝火的浓度,酒的嘴唇,喉结的风暴。

天地间,一切都在沉沦、退却,只有哥贵的咚咚脚步,莎妹的飘飘裙裾。

优嗨。优嗨。

富有磁性的声音,将瑶山的黑夜幻化成一个爱的舞台。

## 格洛档

“格洛档”是粤西北排瑶莎妹(即姑娘)求偶时的信物。

采来红红的鲜花,用扑扑跳动的心,用热烈的情——扎好。

这是爱的信物,不知哥贵可会接收?这是爱的火苗,不知能否烧暖哥贵的心房?这是爱的种子,不知能否在哥贵的心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嘴巴已唱出了血,眼睛已喊出了雾,花朵将要枯萎,心上的哥贵,你何时才来到莎妹的身旁?

红红的格洛档在摇,莎妹的心在渴望,爱的雨露芬芳……

上空飘着几丝白云,天空蓝得好像在说,唉,你们啊,你们……

回到兰州,我们总是不经意间谈起这个羌熬尔家庭,还有那只牧羊犬。得知男主人是位不错的牧人,唱起歌时有一副嘹亮高亢的嗓子,那是他们家族的遗传。他也像很多牧民一样会时不时喝些酒。后来,我们回夏日塔拉小屋,阿海在镇上曾遇见过他。我一直未能再见到女主人,后来听说她离开小镇去接张掖了。

放寒假,我们又回到了夏日塔拉小屋。阿海在镇上又遇见了男主人,男主人说他妻子病了,是肠子上的病,很重。他在镇上买不到药,因为过春节放假,正在想办法。又听别人说,女主人离开小镇,是想彻底离开这里。可是,离开小镇不久她就病了,又回到了小镇,男主人照顾着她。

前几天,我们在镇上寺庙煨桑磕头,阿海说看见了女主人,气色不错。

“唉,你怎么到这样的地方来了?”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周围、压着我。城镇中的人们大都艳羡照片中那些美丽草原,但没有来过草原牧场的人们是无法感受那冬日的凛冽寒风在脸上的滋味,也没有经历过高原牧场六七月天下雪,还要穿着厚重衣服去在雨雪泥泞中放牧的生活。蒙古人中有一句谚语:“听别人聊起的地方总是那么美好,而自己生活的地方总是充满艰辛。”不过,对生活着的地方的眷恋和热爱,让人们不惜为了这片热土流汗、流血。就如成吉思汗所言:“我可以把我的肉体给你,但是,绝不允许把神圣的兀鲁思土地拱手相让!”

大姐就喜欢她的牧人生活,她认为牧人生活是纯洁的,就如奶茶,是美丽的,因为她作为牧人在高山草甸遇见的美好事物多于城镇生活。这也许就是她已经60岁了,还迟迟不愿离开草原和她的牦牛群的原因吧。

## 《长江文艺》原创 第8期

小说坊 中篇

手语 | 尹学芸

痴情咒 | 王甜

短篇

浅笑 | 章缘

大理 | 陈鹏

杀人者 | 夜森

饮鸩记 | 乔洪涛

大故宫

白衣观音 | 仇勇

口述史

逝川与流光 | 洪洋胡翔

新推荐

没有名称的世界 | 李唐

自由谈

反响的焦虑 | 黄咏梅